

清明：有一个约定

■梅洁

一

2016年1月20日，中国作协创研部在北京召开《梅洁文学作品典藏》(七卷本)座谈会。京城20多位作家和评论家到会。

我万万没有想到评论家田珍颖女士是在丈夫去世不足70天、心情极度悲痛、身体十分欠佳的情况下出席会议的。

事后得知，对丈夫的去世，田珍颖几乎对外界封锁了消息。她说，接到中国作协创研部邀请她出席座谈会的电话和函件后，曾犹豫过，因为在丈夫离世的两个月里，她已谢绝了几次会议邀请。但她想到此次是梅洁作品研讨会，是20多年前她亲手编辑并发表的《山苍苍，水茫茫》作者的研讨会，她就去了。

没人知道她的悲苦，那是与她相守一生的亲人和同学呀(她与丈夫是中国人民大学同学)!也没人知道，无数的劳苦已使她的腰疼痛得坐下难以站起、站起难以坐下。然而，她去了。

座谈会开过两月之后，在京城乍暖还寒的3月，我去京南方庄看望田珍颖。自1992年因《山苍苍，水茫茫》文稿，我结识了《十月》杂志副主编田珍颖，20多年里，我一直亲敬地称她为“田姐”。去方庄看望田姐时，我依然不知田姐丈夫的去世。17层楼下，我笑吟吟地问我上楼的保姆：“田老师好吗？”保姆答：“好！”“王老师好吗？”我是问田姐温文尔雅的丈夫。保姆一阵支吾后，说：“王老师去世好几个月了，田老师不让说……”

田姐呀田姐，这么大的事你居然没告诉梅洁！这么深的悲苦你独自承受，不让任何朋友知晓！你有那么多朋友、那么多爱你的作者，王老师有那么多学生，为什么不让人们知道呀？

“就只有一个心态：不想惊动任何人，更不想麻烦别人。”17层楼住宅的客厅里，田姐坐在我的对面，异常平静地说，“这世上任何的悲苦都只能独自承受，独自体验，任何人都替代不了。幸福也一样……”

3月的阳光从17层楼的窗户射进来，一片暖洋洋，阳光里的田姐显得分外安详。望着田姐，我在想：这世间真正的智者，任何时候都不是向外索取的，她(他)呈现给世间的美好仅是其承受苦难的力量外现。任何高贵的内心都是安静的，从不奢求，更不张扬。

转眼间，清明节到了，在此之前，田姐已和儿子一起在京西万佛华侨陵园安葬了丈夫的骨灰。11年前，我的丈夫已安息在这座陵园。

为丈夫扫墓的那天，我收到了田姐发来的短信：“梅洁好！清明扫墓，又遇三位老友，其中有《十月》创始人王世敏之妻。我们都是选的类型墓，不是艺术墓，四家都选了横刻字的碑。扫墓相见，不胜感慨，之中有几位是我这样的年高者，大家笑约：待以后我们到地下要办万佛园阅览室和杂志。清明无雨也成泪，你心情别太沉重。祭告你的亲人，这里不寂寞。我们将来会有一个友情醇厚的大家庭，你的亲人也是其中一员。”

站在丈夫墓前，我笑望满山葱绿的万佛山，却已泪流满面。我把田姐的短信念给丈夫听。之后回复：“田姐，那时你办杂志，我还是你的作者……”

二

紫红、雪白、墨黑三色花岗岩、汉白玉相嵌，组成一座“人”字体艺术墓，我为丈夫献上一束金色菊，两个儿子为他们的父亲点燃一炷香，献上一盘酒、一杯茶。我们总是一年一度虔诚地做着这一切。此刻站在墓前，我向两个儿子讲述我与田姐相识相知的过往。

我说如果当年不遇到田珍颖这样的编辑，我的

《山苍苍，水茫茫》怎能问世？没有《山苍苍，水茫茫》的问世，我何以有日后的《大江北去》《汉水大移民》三部曲？

人生乃是一个匆匆过场，能有这样的相遇相知相约便是多么珍贵的福惠……

第一次见到田珍颖是1992年9月。当我怀揣着在京城一家名刊搁置了六个月后退回的《山苍苍，水茫茫》文稿来到《十月》，当我对她讲述了鄂西北那块土地、那方人民之后，她就和我一起流泪了。她对我说：“作家最担心的莫过于找不到理解自己作品的编辑。”

此后的日子里，她不断地给我写信、打电话，就作品本身进行反复地切磋和探寻，直至发表，直至召开作品讨论会。

以后的年月，我和田珍颖的相处便是心灵的。

北京这个城市太大，大得朋友们聚会一次没有一整天时间根本无法实现，加之我和田珍颖都是那种不喜热闹、只爱独处的人，为此，心里有了想说的话只好打电话。

在一次又一次的电话联系中，一个优秀知识分子、职业编辑的思想、襟怀以及对作者、作品的尊重，深深地感动也震撼着我。她说：“作家把文章写好了，交给编辑才能发表。编辑这个职业说好听是桥、是舟，作者要踏在这座桥上、作品要乘上这艘船才能抵达对岸，对岸是什么？是亿万渴望精神慰藉的心灵，是民族文化的灿烂星空！当编辑就是当文学的背夫、挑夫，帮作家把作品背上山、挑上山……”

在2016年1月《梅洁文学作品》(七卷本)座谈会上，田珍颖的发言震惊四座。她从“人民性”和“深情”两个价值取向上，激情阐述了她的意见。她这样阐释我作品中的“人民性”——

梅洁笔下的这个群体是动辄以“万”来计数的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两次移民83万；一个镇一个乡都是成千上万的大迁徙……每一个数字后面，都是一个生命、一个命运、一个故事。梅洁将这“一个”“一个”连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，从这个庞大中，他们显示出惊人的强大。正是这样一个庞大群体的强大性，成就了世界上最大的一项水利工程；也正是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，跨越过难以言说的艰难，以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历程，让汉水北上，润泽了北方亿万人民……我们说是“人民性”这三个字构成了梅洁创作的一个价值高度。

接着，她又这样阐释我作品中的“深情”——

和作品的人民性一样，深情支撑了梅洁庞大作品的结构和丰富的内涵。

少小离开故乡，31年后，为寻找家园而重归故乡的梅洁，能够听得到故乡“葬在水下的音乐”；她把故乡的山梁说成是蓝色的，在那儿可以看到母亲扬一扬手；她也可以说父亲是“一匹白色的风”，能够穿越天堂和地狱，来到她身边帮助她前行；而她故乡的父老乡亲和大河，更可以展开心灵与她对话，使她的灵魂能够出行。

……

清风如絮、阳光如瀑，轻轻送来天堂人间殷殷的问候。

站在丈夫墓前，沐着京西万佛山四月的清风，我向两个儿子静静地讲述着。两个儿子听完，便说：“妈，你与田老师有这样的友谊真好！田老师是真正优秀的知识分子！”我感动儿子理解着我们。

我相信，此刻，天堂里的丈夫也肯定听懂了两个文学女性心灵的真音。倘若他曾经孤独、伤心，此后，他便会有无限的欣慰和指望。这片万佛护佑的陵园，陵园里未来的那个辉煌的图书馆、那本文学杂志，是我们在另一个世界相会相聚的殿堂。

站在丈夫的墓前，仰望4月朗朗晴天，我想，有过这样的生前，一定会有这样相知相遇的生后。

感念2016年：有一个清明的约定。

哀歌

■张泽雄

一

那年，大姑还待字闺中
牵着我的小手，去屋外迎她心上人
这个场景，似在昨天。人这一生
梦见了什么，已不重要。现在
大姑父数度中风，身体
进入风烛残年，他的一生快要用完
每次听见鞭炮声，我心里
就一阵发紧。大姑身体还算硬朗
去年五月去看他们，大姑像在说别人
说他们的墓冢，在老屋修好了
找同族兄弟帮的忙，材料人工花了一万五，墓碑上的字
也找人刻好，只是空了几处
待百年后再补上……一年的时光
短暂又漫长，我在微信上有意无意的
与旅居他乡的表弟邂逅
知道他们还好好的。老屋的墓
一直空着
像在等他们
把人世间的日子过完

(注：写这首诗不知大姑大限已近，大姑于2023年5月18日辞世，享年76岁)

二

大姑说难受，说难受我也要
等彩云凌云回来
见她们一面。母亲过世早
我大妹小妹的嫁妆
是大姑帮着置办的，后来
一直把她们当女儿养。果然
见了彩云凌云，大姑眼睛动了一下
一口气呼出来人就没了
时间是二零二三年四月初一
大姑没有了
大姑永远地离开了人世
世界上又一个最爱我的人没有了

三

大姑，我们在同一朵积雨云里
汲水、打伞
在同一棵树上抽枝展叶
又在这棵树下乘凉。在同一口锅里会勺
又用同一只碗盛饭
在同一个屋檐下长大
使用同一个姓氏，在世上行走
你的臂弯，接纳过我幼小的身躯。而我
只给了你一个漫不经心又
不由分说的背影。如果你是一条大河
我想做河里的泥沙
终日淤积在你的港湾……
你却做了窗外那条明亮的小溪
哗啦啦、哗啦啦
日日夜夜绕着我流淌

8

武当

清明·长记忆

责任编辑：马俊杰 编辑：杨箫瑟
2024年3月20日 星期三